

學

統

學統卷之二十

孝昌熊賜履敬修甫編

翼統

司馬君實先生

先生姓司馬名光字君實陝州夏縣人父池終天章閣待制先生生七歲凜然如成人群兒戲於庭一兒登甕失足沒水中衆皆棄去先生持石破甕兒得活京洛間畫傳其事寶元初登進士甲科年甫冠性不喜華靡聞喜宴獨不戴花同列曰君賜也乃簪其一

歷官直秘閣。開封府推官。交趾貢異獸。謂之麟。先生  
言真偽不可知。且非自至。不足爲瑞。請却之。又奏。獻  
以風修起居注。判禮部。未幾。同知諫院。先生進三劄。  
子其一論君德。曰仁。曰明。曰武。其二論治道。曰任官。  
曰信賞。曰必罰。其三論揀兵。曰務精。不務多。又進五  
規。曰保業。曰惜時。曰遠謀。曰謹微。曰務寬。仁宗皆納。  
之。始帝不豫。國嗣未立。人莫敢言。諫官范鎮首發其  
議。時先生爲并州通判。聞而繼之。疏三上。且貽書勸  
鎮以死爭。至是復奏乞檢會臣昔所上三狀。決意速

行疏再上帝感悟曰送中書先生見韓魏公等曰諸  
公不及今定議異日禁中夜半出寸紙以某人爲副  
則天下莫敢違皆拱手曰敢不盡力於是遂立英宗  
爲皇子進知制誥固辭改天章閣待制兼侍講知諫  
院時朝政頗姑息先生言陵遲之漸不可不正英宗  
立先生預奏漢宣帝爲孝昭後終不追尊衛太子史  
皇孫光武上繼元帝亦不追尊鉅鹿南頓君此萬世  
法也後詔兩制集議濮王典禮學士王珪等相視莫  
敢先先生獨奮筆書曰爲人後者爲之子不得顧私

親議上與大臣意殊御史六人爭之力皆斥去先生  
乞留不可請與俱貶任守忠反覆交構以先生信遠  
竄天下快之有詔刺陝西義勇二十萬先生抗言其  
非持白韓魏公公不爲止不十年皆如先生慮進龍  
圖閣直學士神宗立擢翰林學士先生力辭帝曰卿  
有文學何辭爲對曰臣不能爲四六帝曰如兩漢制  
詔可也且卿能進士取高第而云不能四六何耶竟  
不許已而代王陶爲御史中丞張方平參知政事先  
生論其不叶物望帝不從還先生翰林兼侍讀學士

先生嘗患歷代史繁人主不能遍覽爲通志八卷以獻英宗命置局續其書至是帝名之曰資治通鑑自製序授之俾日進讀西戎部將鬼名山欲以橫山之衆取諒祚詔邊臣招納先生上疏極論不聽遣將种諤發兵迎之取綏州費六十萬西方用兵蓋自此始矣執政以河朔旱傷國用不足乞南郊勿賜金帛詔學士議先生與王珪王安石同見先生曰救災節用宏自貴近始安石曰常袞辭堂饌時以爲袞自知不能當辭位不當辭祿且國用所以不足者以未得善

理財者故也。先生曰：善理財者，不過頭會箕歛爾。安石曰：善理財者，不加賦而國用足。先生曰：天地所生財貨百物，不在民則在官。彼設法奪民，其害甚於加賦。此蓋桑宏羊欺武帝之言。太史公書之以見其不明。爾爭議不已。會安石草詔，引常袞事責兩府。兩府不敢復辭。安石得政，行新法。先生逆疏其利害。邇英進讀。至曹參代蕭何事，帝曰：漢守蕭何之法，不變可乎？對曰：盜獨漢也。使三代之君常守禹湯文武之法，雖至今存可也。漢武取高帝約束，紛更盜賊半天下。

元帝改孝宣之政。漢業遂衰。由此言之。祖宗之法。不可變也。呂惠卿言。先生言非是其意。以風朝廷。爾帝問先生。先生因極言新法之害。惠卿不能對。則以他語詆先生。帝曰。相與論是非。爾何至是。先生曰。平民舉錢出息。尚能蠶食下戶。況縣官督責之。威乎。昔太宗平河東。立糴法。時米斗十錢。民樂與官爲市。其後物貴而和糴不解。遂爲河東世世患。臣恐異日青苗亦猶是也。侍講吳申起曰。光言至論也。他日畱對帝曰。今天下洶洶者。孫叔敖所謂國之有是衆之所惡。



也。先生曰：陛下當論其是非。今條例司所爲獨安石、韓絳、惠卿以爲是。爾陛下豈能獨與此三人共爲天下耶？帝欲用先生，訪之安石。安石曰：光外託廟上之名，內懷附下之實。苟在高位，則異論之人倚以爲重。韓信立漢赤幟，趙卒氣奪。今用光是與異論者立赤幟也。尋安石以韓魏公上疏臥家求退。帝乃拜先生樞密副使。先生辭曰：陛下徒榮以祿位，不取其言，是以天官私非其人也。臣徒以祿位自榮，不能救生民之患，是盜竊名器以私其身也。陛下誠能罷新法，雖

不用臣臣受賜多矣。抗章至七八帝猶未允。安石起視事。先生乃得請遂去。以端明殿學士知永興軍。徙知許州。趣入覲不赴。請判西京御史臺歸洛。自是絕口不論事。而求言詔下。先生感泣欲嘿。不忍乃復陳六事。又移書責宰相吳克事。見克傳。帝欲復用先生。蔡確沮之曰。國是方定。願少遲之。遂止。帝謂資治通鑑賢於荀悅。漢紀數促使終篇。及成。加資政殿學士。凡居洛十五年。天下以爲真宰相。田夫野老皆號爲司馬相公。婦人孺子亦知爲君實也。帝崩。赴闕臨。

衛士望見皆以手加額所至民遮道聚觀曰無歸洛  
畱相天子活百姓哲宗立太皇太后遣使問所當先  
先生請開言路詔榜朝堂大臣有不悅者設六語云  
若陰有所懷犯非其分或扇搖機事之重或迎合已  
行之令上觀望朝廷之意以徼倖希進下眩惑流俗  
之情以干取虛譽若此者罰無赦后以詔示先生先  
生曰此非求諫乃拒諫也人臣惟不言言則入六事  
矣乃具論其情改詔行之先生又奏修心治國之要  
其目各有三卽仁宗朝所陳者而英宗神宗初立皆

嘗以爲獻。乃申其說曰。臣觀治亂安危存亡之道。在於是。是以區區首爲累朝言之。起知陳州過闕。商爲門下侍郎。時議者猶謂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先生曰。先帝之法善者。雖百世不可變。若安石惠卿所建爲天下害者。改之當如救焚拯溺。況太皇太后以母改子。非子改父。遂罷保甲諸法。或謂曰。熙豐舊臣多儉巧小人。他日有以父子義間上。則禍作矣。先生曰。天若祚宗社。必無此事。元祐元年復得疾。時青苗免役將官之法猶在。而西戎之議未決。先生歎曰。四患

未除吾死不瞑目。折簡與呂申公云。光以身付醫。以家事付愚子。惟國事未有所託。今以屬公。乃論免役五害。乞直降敕罷之。諸將兵皆隸州縣軍政委守。令通決廢提舉常平司。歸之轉運提點刑獄。邊計以和戎爲便。監司不用新進少年。又立十科薦士法。皆從之。拜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遂罷青苗復常平法。是時兩宮虛已以聽。遼夏使至。必問先生起居。敕邊吏曰。中國相司馬矣。毋輕生事。開邊隙。海內之民得離新法之苦。歡若更生。君子稱其有旋乾轉坤之功。

云先生自見言行計從欲以身殉社稷賓客憫其體  
羸謂宜少節煩勞先生曰死生命也爲之益力病革  
不復自覺諄諄如夢中語然皆朝廷天下大事也是  
年九月卒年六十八太皇太后聞之慟與帝臨其喪  
襚以一品禮服賻特厚贈太師溫國公諡文正賜碑  
曰忠清粹德京師人罷市往弔鬻衣以致奠巷哭以  
過車嶺南封州父老亦相率具祭四方皆畫像以祀  
飲食必祝先生孝友忠信恭儉正直居處有法動作  
有禮兄且年將八十奉之如嚴父保之如嬰兒自少

至老語未嘗妄自言吾無過人但生平所爲未嘗有  
不可對人言者爾誠心自然天下敬信陝洛間化其  
德有不善曰君實得無知之乎於學無所不通惟不  
喜釋老曰其微言不能出吾書其誕吾不信也文集  
八十卷他著述二十種五百餘卷云紹聖初御史周  
秩論其誣謗先帝章惇蔡卞請發冢斲棺詔奪贈諡  
卞所立碑惇言不已連追貶崖州司戶參軍徽宗立  
復太子太保蔡京擅政復降正議大夫京撰姦黨碑  
令郡國皆刻石長安石工安民辭曰司馬相公者海

內稱其正直。今謂之姦邪。不忍刻也。府官欲加罪。泣曰。乞免鑄安民二字於石末。恐得罪。後世聞者。媿之。靖康初。還贈諡。建炎中。配饗哲宗廟庭。咸淳中。從祀孔廟。明嘉靖中。祀稱先儒。司馬子子康。端謹至孝。舉明經。累官司諫。直集賢院。

程子曰。司馬君實能受盡言。故與之言必盡。能受盡言。儘人迂逆。終不怒。便是好處。

又曰。君實之語。自謂如人參甘草。病未甚時可用也。病甚則非所能及。觀其自處。必是有救之之術。



問司馬溫公辭副樞名冠一時。天下無賢不肖。浩然歸重。呂申公亦以論新法不合罷歸。熙寧末起知河陽。及申公自河陽乞在京官祠。神宗大喜。召登樞府。人以二公出處爲優劣。程子曰。呂公世臣。不得不歸。見上。司馬公諍臣。不得不退處。朱子曰。溫公可謂智仁勇。他那活國救世處。是甚大第。其規模稍大。又有學問。其人嚴而正。

或問溫公力行處甚篤。只是見得淺。朱子曰。是。

又曰。子思所謂誠。包得溫公所謂不妄語者。溫公誠。

在子思誠裏

問諸先生皆以爲司馬公許多年居洛只成就得一部通鑑及到入朝却做得許多不好事朱子曰却不是司馬公之失當時哲廟若有漢昭之明便無許多事

問司馬公憂國之心至垂絕猶未忘道鄉亦然竊謂到此無可奈何亦只得休矣朱子曰全不念著却如釋氏之忘若二公又似太過問夫子曳杖負手逍遙而歌却不然曰夫子猶言明王不興天下孰能宗子

依舊是要做他底。

又曰與其得小人。不若得愚人。溫公晚年更歷之多。爲此說。

南軒張氏曰。司馬溫公改新法。或勸其防後患。使他人荅之。必曰。苟利社稷。遑恤其他。只如此說。已自好。使某荅之。亦不過如此。溫公乃曰。天若祚宋。必無此事。更不論一己利害。想其平日所養。故臨事發言。能如是中理。雖聖人不過如此說。近於終條理者矣。敬軒薛氏曰。司馬公勸仁宗建儲一事。可謂大忠。

愚按溫公所造固不能如周程諸子之深然其篤志力行亦無一不以存誠爲本嘗語人曰爲學自不妄語始又曰吾生平所爲無不可以對人言者夫不欺無妄誠之道也誠則可以動天地而格鬼神而況於人乎公之勲名事業顯當時垂後世固其宜也孔子曰忠信所以進德也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又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其公之謂與然公之闢老釋也曰其微言不能出吾書其誕吾不信也以愚觀之老釋之說盡荒唐

爾無所謂微言也。脫有之亦未有可通於吾說者。也。公之言涉於踈矣。至云不信其誕非卓然有見。而能若是乎。然則公之護名教之功亦惡可少哉。亦惡可少哉。

學統卷之二十一

孝昌熊賜履敬修甫編

翼統

尹和靖先生

先生姓尹名焯字彥明一字德克世洛人曾祖仲宣七子而二子有名長子源字子漸是爲河內先生次子洙字師魯是爲河南先生源生林官至虞部員外郎林生先生先生少孤奉母陳氏以居年二十師事伊川程先生嘗應舉發策有誅元祐黨人議先生歎

曰。是。尚。可。以。干。祿。乎。哉。不。對。而。出。告。於。伊。川。曰。焯。不。復。應。進。士。舉。矣。伊。川。曰。子。有。母。在。先。生。歸。告。其。母。母。曰。吾。意。汝。以。善。養。乃。以。祿。養。耶。伊。川。聞。之。曰。賢。哉。母。也。先。生。於。是。終。身。不。就。舉。先。生。之。師。伊。川。與。河。南。張。繹。同。時。繹。以。高。識。先。生。以。篤。行。伊。川。嘗。以。魯。許。之。且。曰。我。死。而。不。失。其。正。者。尹。氏。子。也。伊。川。既。沒。先。生。聚。徒。洛。中。非。弔。喪。問。疾。不。出。戶。士。大。夫。宗。仰。之。靖。康。初。种。師。道。薦。先。生。德。行。可。備。勸。講。召。至。京。師。不。欲。畱。賜。號。和。靖。處。士。以。歸。尚。書。梅。執。禮。中。丞。呂。好。問。侍。郎。邵。

溥舍人胡安國合奏河南布衣尹焞學窮根本德備中和言動可以爲師器識可以仕大近世招延之士無有出其右者朝廷旣已宣召而命爲處士以歸使焞韜藏利器不爲時用殊非陛下側席求賢之意望特加優擢以慰物望不報明年金人陷洛先生闔門被害先生死而復甦門人昇置山谷中乃免建炎元年劉豫僭位使僞帥趙斌以禮聘先生不從則以兵恐之先生逃去自商州奔蜀至閬中得伊川易傳於其門人所拜而受之紹興四年止於涪涪伊川故讀



易地也。闕三畏齋以居。蜀之學者多從其教焉。無何。侍讀范仲以先生學有淵源。內外淳備。舉以自代。特授左宣教郎。克崇政殿說書。先生以疾辭。而敦召益力。屢遣使奉詔。至涪。加禮津遣有司。日夕候門。守趣先生不得已。始就道。先是伊川謫居於涪。涪人爲立祠於北岩。先生旣辭免。不獲乃以文告於祠。而後行。以示不忘師訓也。蓋自崇寧以來。禁錮道學。以元祐舊人爲諱。高宗渡江。始稍稍召楊龜山。胡康侯等用之。諸公薦先生甚力。旣召而司諫陳公輔復上疏致

程氏學乞加屏絕。先生行至九江。上奏曰。竊見臣僚。上言程頤之學。惑亂天下。焯實師頤垂二十年。學之既專。自信甚篤。使焯濫列經筵。其所敷繹。不過聞於師者。若舍其所學。是上欺君父。加以疾病衰耗。不能支持。乞令自便。訪求醫藥。遂畱不進。左僕射張公浚。上章薦先生。言其拒劉豫之節。且謂其所學。有大過人者。乞令江州守臣疾速津送。先生至國門。復以疾辭。帝曰。尹焯可謂恬退矣。詔以秘書郎兼崇政殿說書。趣起之。先生始入。見就職。八年。除秘書少監。兼職。

如故未幾力辭求去帝語叅知政事劉大中日尹焯  
未論所學淵源足爲後進矜式班列得老成人亦是  
增重朝廷氣象乃以先生直徽猷閣主管萬壽觀留  
侍經筵資善堂翊善朱震疾亟舉先生自代宰相趙  
公鼎亦力薦之乃除太常少卿仍兼職如故未幾稱  
疾在告除權禮部侍郎兼侍講時浚鼎去位秦檜獨  
相金人遣張通古蕭哲來議和檜專主和議先生上  
疏曰臣伏見本朝戎狄之禍亘古未聞昨者城下之  
戰詭詐百出二帝北狩皇族播遷宗社之危已絕而

續陛下卽位以來十有二年。賴祖宗德澤之厚。陛下  
勤苦之至。億兆之心。無有離異。前年徽宗皇帝寧德  
皇后崩。問遽來。莫究不豫之狀。天下之人。痛心疾首。  
而陛下方且屈意降志。以迎奉梓宮。請問諱日爲事。  
今又爲此議。則人心日去。祖宗積累之業。陛下十二  
年勤撫之功。當決於此矣。不識陛下亦嘗深謀而熟  
慮乎。抑在廷之臣。不以告也。禮曰。父母之讐。不共戴  
天。兄弟之讐。不反兵。今陛下信讐敵之譎詐。而覲其  
宵和。以紓目前之急。豈不失禮經復讐之義乎。又况

來使以詔諭爲名以割地爲要今以不共之警與之  
議和竊爲陛下痛惜之又移書責秦檜檜大怒疏及  
書皆不報九年以徽猷閣待制提舉萬壽觀兼侍講  
先生上表力陳當去之義請放歸田里檜見而益銜  
之遂差提舉江州太平觀先生至平江復引年請告  
得旨以左奉議郎致仕至會稽病卒紹興十一年十  
月初四日也年七十三先生之學望聖人以爲趨當  
曰聖人必可以學而至也玩味以索之踐履以身之  
涵養以成之循循有序終其身從事而弗措焉至平

莊敬篤實不欺暗室於六經之言耳順心得如出諸  
已見於容貌詞氣之間望而知爲有道之士也當時  
學於程門者固多君子然求質直宏毅實體力行如  
先生者蓋亦鮮矣先生嘗病同門之士記伊川之言  
多失本指曰伊川之成書易傳而已讀易傳足知伊  
川之學故先生亦不著書獨奉詔解論語及門人問  
荅傳於世其言行見於涪陵記善錄爲詳景定中諡  
曰肅

程子曰尹焞魯張繹俊俊恐過之魯者終有守也

呂氏稽中曰、大觀中新學日興、有言者曰、程頤倡爲  
異端、尹焞張繹爲之左右、和靖遂不欲仕、而聲聞益  
盛、德益成、同門之士皆尊畏之。

朱子曰、和靖在程門、直是十分鈍底、被他只就一箇  
敬字上做工夫、終被他做得成。

又曰、和靖只是一箇篤實守得定、如涪州被召祭伊  
川文云、不辱其師則有之、有益於世則未也、因言學  
者只守得某言語已自不易、少間又自轉移了。

問、和靖專於主敬、集義處少、朱子曰、和靖主敬把得

定亦多近傍理。

又曰、和靖不觀他書、只是持守得好、他語錄中說、酒  
養持守處分外親切。

又曰、和靖諦嘗。

又曰、和靖只緊守伊川之說。

又曰、和靖主一之功多。

又曰、和靖持守甚確、凡遇飲手足在一處、醉後亦然。  
又曰、和靖赴樂會亦歡然、但拱手安足處、終日未嘗  
動也。在平江時、累年用一扇、用畢置架上、凡百嚴整。



有常有僧見之云吾不知儒家所謂周孔爲如何然  
恐亦只如此也

黃勉齋曰先生之學篤於踐行不爲虛語未嘗求人  
之知人亦莫能窺其蘊也今其可見者經筵進講閤  
人記錄爾惟卽其所遇於世者觀其所處然後知先  
生之於道卓乎不可及矣至於歷險難之極而不  
處貴顯之驟而不動抱仁履義終其身而不悔非其  
盛德而能若是乎理義克於中則禍福成敗榮辱得  
喪膠轕萬變日陳乎前而此心自若也程子之門從

遊之士皆極天下之選而於先生亟稱之其察之密矣。

問學孔子自何人始呂涇野曰自顏子始學顏子自何人始曰自程伯淳始學伯淳自何人始曰自尹彥明始故知孔子者莫如顏子知程子者莫如尹子

問子見南子涇野曰沈晦問尹彥明今有南子可見乎尹曰不可曰子學孔子者如何不見曰若某學未到磨不磷涅不緇處故不敢見沈曰破我數十年積疑尹曰某恐出門後又疑了此可見尹之自得處

凡學聖人如尹彥明方切實。

學者欲觀天文涇野曰何必然當切問近思曾見尹和靖詩云能言未是難行得始爲難須是真男子方能無厚顏與某意正合只要力行若尹子又何嘗講天文耶。

涇野看薦尹先生章疏嘆曰一箇布衣如此只是積誠所至或曰尹先生讀參也魯又手起曰某也得魯字力曰尹氏之於程門猶聖門之得曾氏也故學者雖魯不妨只要立志爾。

涇野問某尹和靖文集汝看過否對曰亦曾看過  
定夫輩後來多流於禪曰然故伊川言某死而不  
其正者惟尹彥明焉且自涪歸歎學者多從佛學故  
孔子曰得見有恆者斯可矣

涇野謂曾子易簣的去處真是死壽貳他不得的或  
語及尹和靖出處進退甚是分明曰彥明曾亦應過  
進士舉來策問中有議誅元祐黨人卽嘆曰是尚可  
以干祿乎哉遂不對而出看和靖這出處去易簣事  
亦不遠了人之身只有箇出處進退死生壽貳而已

學者做工夫過得此等關餘處皆易矣。  
又曰得聖門之正傳者尹子而已其行慤而直其言  
簡而易。

愚按和靖之信服伊川不啻顏曾之於孔子伊川  
曰我死而不失其正者尹氏子也和靖告祠文有  
曰不辱其師則有之師弟子相知之深相信之篤  
有如程尹二子者乎故和靖生平險阻備嘗死守  
師訓至身經百折而不易嗚乎此豈作而爲之者  
耶雖憂病困窮未暇著述於師門微指少所發明

然持守之嚴毅出處之嫵峻真不愧伊洛之高弟也。已且夫當衆言淆亂之際而獨能壁立于仞屹然爲名教干城此其爲功亦不細矣。或者猶以奉母命看光明經一節少之愚謂以和靖之正和靖之母之賢決不至有效世俗佞浮屠之事若所云同衆迎觀音尤非大賢之所肯出意非好事者之誣詞則必當時記者之失其真爾是惡可以不辨。

學統卷之二十一終

學統卷之二十二

孝昌熊賜履敬修甫編

翼統

胡康侯先生

先生姓胡名安國字康侯建寧崇安人父淵故宣義  
郎致仕贈中大夫母吳氏故永壽縣君贈令人先生  
年七歲爲小詩有自任以文章道德之句少長入太  
學晝夜刻勵同舍有潁昌靳裁之嘗聞西洛程先生  
之學獨器重先生與論經史大義先生以是學問日

益進紹聖初登進士第哲宗親擢爲第三除太學博士遷提舉湖南學事盡心教導足跡不躡權門有詔舉遺逸先生以永州布衣王繪鄧璋應詔零陵簿翻二人黨人范純仁客而流人鄒浩所請託也蔡京素惡先生與已異得簿言大喜命獄司極力推鞫訖無狀先生竟除名未幾復官中大歿先生謂子弟曰吾昔爲親而仕今雖有祿萬鍾將何所施遂稱疾不仕築舍墓傍將躬畊以老焉宣和末以薦除屯田員外郎○辭○靖○康○元○年○除○太○常○少○卿○辭○再○除○起○居○郎○又○辭○不



允○乃○至○京○師○方○以○疾○在○告○一○日○方○午○欽○宗○亟○召○見○沈○  
生○卽○入○奏○曰○臣○聞○明○君○以○務○學○爲○急○聖○學○以○正○心○爲○  
要○心○者○事○物○之○宗○正○心○者○揆○事○宰○物○之○權○也○若○分○章○  
析○句○牽○制○文○義○無○益○於○心○術○者○非○帝○王○之○學○也○願○擇○  
名○儒○明○於○治○國○平○天○下○之○本○者○虛○懷○訪○問○以○深○發○獨○  
智○則○天○下○幸○甚○又○聞○爲○天○下○國○家○者○必○有○一○定○不○可○  
易○之○計○謀○議○旣○定○君○臣○固○守○雖○浮○言○異○說○沮○毀○搖○動○  
而○初○計○不○移○故○志○必○成○而○功○可○立○望○詔○大○臣○詢○以○修○  
攘○之○方○令○各○盡○底○蘊○畫○一○具○進○仍○集○百○官○議○於○朝○堂○

衆謀僉同。然後斷自宸衷。頒諸中外。以次施行。庶幾新政有經。可冀中興之效。疏入。有旨命召試。時門下侍郎耿南仲倚攀附恩。諸與已不合者。卽指爲朋黨。見先生所奏。愠懟形於辭色。乃言先生意窺經筵。不宜召試。欽宗不納。先生亦屢辭。南仲又言先生實不臣。欽宗問狀。南仲曰。往者不事上皇。今又不事陛下。非不臣而何。欽宗又不納。每臣僚登對。必問識胡安國否。中丞許翰曰。自蔡京得政。士大夫無不受其籠絡。超然遠跡。不爲所污者。惟安國一人耳。欽宗嘆息。

令勉受命。既試，除中書舍人。南仲知欽宗意不可回，乃諷臺諫論先生稽慢不恭，宜從黜削。欽宗終不許。先生乃就職中書侍郎。何桌建議分天下爲四道，置四都總管，各付一面，以衛王室，捍強敵。先生言：「內外之勢適平，則安；偏重則危。今州郡太輕，理宜通變。然一旦以數百州之地，分爲四道，則權復太重。萬一抗衡跋扈，號召不至，何以待之？」時桌方得志於欽宗，密說以京師不可守，則出幸山南，可以入蜀，而其意蓋自欲當南道之任。又以於先生嘗有推挽之力，必無

駭異及此奏上大駭謂人曰康侯人物之表乃專以  
異議爲高古人謂山林之士不可用今信然然猶不  
得已於四總管之地各削其遠外州郡而已後金人  
大入京師被圍北道總趙野宵遁爲群盜所殺西道  
王襄領所部兵翱翔漢上不復北顧大略如先生所  
策云李綱罷中書舍人劉珏行詞謂綱勇於報國敢  
至敗卹吏部侍郎馮澥言珏行綱責辭實乃爲綱遊  
說珏坐貶先生劾澥越職妄言軋脇異已推隆王氏  
之學再挾紹述之議國論紛紛皆由於澥於是耿南

仲大怒宰相唐恪何桌從而擠之遂除右文殿修撰  
知通州行至襄陽而金騎已薄都城矣先生在省  
月。在告之日居其半。每出必有所論列。或曰事之小  
者。盍姑置之。先生曰事之大者無不起於微細。今以  
小事爲不必言。至於大事。又不敢言。是無時而可言  
也。金圍益急。欽宗命召先生及許景衡。旨竟不達。高  
宗卽位。以給事中召先生。痛憤時事。有趨命之意。而  
黃潛善方得政。專權妄作。先生因辭免。不行。奏中頗  
譏潛善。潛善惡之。諷給事中康執權論先生託疾罷。

之建炎三年樞密張公浚薦先生可大用再除給事  
中賜其子起居郎寅手札令以上意催促既次池州  
聞駕幸吳越引疾還紹興元年除中書舍人兼侍講  
遣使趨召遂行以時政論二十一篇先獻論入復除  
給事中尋兼侍讀專以春秋進講會除故相朱勝非  
同都督江淮荆浙諸軍事先生奏曰勝非與黃潛善  
汪伯彥同在政府臧嘿附會循致渡江南狩之初又  
尊用張邦昌結好金國淪滅三綱天下憤鬱及正位  
冢司苗劉肆逆貪生苟容不顧君父今強敵憑陵

臣○不○忌○沿○江○重○地○用○人○得○失○係○國○安○危○深○恐○勝○非○上  
誤○大○計○詔○勝○非○改○除○侍○讀○召○赴○行○在○命○校○正○黃○龜○年  
書○行○先○生○奏○曰○勝○非○係○臣○論○列○之○人○今○朝○廷○乃○稱○苗  
劉○之○變○能○調○護○聖○躬○昔○公○羊○氏○以○祭○仲○廢○君○爲○行○權  
先○儒○力○排○其○說○蓋○權○空○廢○置○非○所○施○於○君○父○春○秋○大  
法○尤○謹○於○此○臣○方○以○春○秋○進○講○而○與○勝○非○爲○列○有○違  
經○訓○遂○卧○家○不○出○時○呂○頤○浩○再○相○欲○傾○秦○檜○將○目○爲  
朋○黨○以○先○生○黨○魁○且○在○瑣○闥○必○先○去○之○乃○力○引○勝○非  
爲○助○而○卽○於○先○生○所○奏○擬○旨○切○責○遂○落○職○奉○祠○是○夕

尋出東南秦檜三上章乞留不報侍御史江躋上疏  
極言勝非不可用先生不當責右司諫吳表臣亦言  
先生無故罪去非所以示天下皆不報頤浩遂排黜  
給事中程瑀起居舍人張燾及躋表臣等二十餘人  
以應天變臺省爲之一空勝非遂相而先生竟歸五  
年除徽猷閣待制知永州辭詔從其請予祠令纂修  
所著春秋傳書成進覽高宗稱善謂深得聖人之旨  
乃除內祠兼侍讀先生以疾未行會司諫陳公輔疏  
詆程氏之學先生乃上奏曰本朝自嘉祐以來西都



有邵雍程顥及其弟頤關中有張載皆以道德名世。因王安石蔡京等曲加排抑故其道不行。望下禮官討論故事加之封爵載在祀典仍詔館閣哀集遺書頒行天下使邪說者不得作奏入公輔與中丞周秘侍御史石公揆承望宰相風旨交章論先生學術頗僻復除知永州辭復予祠久之高宗追念舊學特除先生寶文閣直學士以紹興八年四月十三日卒年六十五贈左朝議大夫諡文定先生初問人材於游定夫定夫以秦檜爲言且比之荀文若故先生力稱

檜賢檜亦力引先生及檜再相誤國先生不及見也  
先生強學力行以聖賢爲標的平居矢志在於康濟  
時艱見中國淪沒遺黎塗炭常若痛切於其身然風  
度凝遠儻然塵表視萬物無足以嬰其心自登第迄  
謝事四十年在官實歷不及六載嘗曰吾平生出處  
皆內斷於心浮世利名如蠅蠊過前何足道哉故渡  
江以來儒者進退合義以先生和靖爲稱首游定夫  
謝顯道楊中立皆二程高弟先生雖不及二程之門  
而與三君子相友善三君子皆以斯文之任期先生

自王荆公廢春秋。不列學官。先生謂先聖筆削之書。乃使人主不得聞講說。學士不得相傳習。亂倫滅理。殆由乎此。故潛心是書二十餘年。每嘆曰。此傳心要典也。有春秋傳若干卷。文集十五卷。資治通鑑舉要補遺一百卷。行世。明正統初。從祀孔子廟庭。成化初。追封建寧伯。嘉靖中。祀稱先儒。胡子寧將仕郎。稱荊堂先生。宏承務郎。稱五峯先生。寅奉議郎。試尚書禮部侍郎兼侍講。稱致堂先生。從子憲。廸功郎。稱籍溪先生。並爲宋大儒。別有傳。然則先生之庭訓。豈易

及哉。

上蔡謝氏曰、胡康侯正如大冬嚴雪百草萎死而松栢挺然獨秀者也。

河東侯氏曰、吾以爲志在天下、視不義富貴如浮雲者、二程先生而已、不意復有斯人也。

朱子曰、公傳道伊洛、志在春秋著書、立言格君垂後、所以明天理正人心、扶三綱、敘九法者、深切著明、體用該貫、而其正色危言、據經論事、剛大正直之氣、亦無所愧於古人。

問文定却是卓然有立所謂非文王猶興者朱子固  
固是資質好然在太學多聞先生師友之訓所以能  
然其學問多得穎昌靳裁之啓發後來得之上蔡者  
多。

又曰文定公傳家錄議論極有力可以律貪起懦但  
以上工夫不到爾。

又曰文定云知至故能知言意誠故能養氣又云豈  
有見理已明而不能處事者此等語都好。

問文定之學與董仲舒如何朱子曰文定却信得於

已者可以施於人。學於古者可以行於今。其他人皆信不及。所以淺陋。然文定比之仲舒較淺。仲舒比似古人又淺。

南軒張氏曰。文定雖不及河南之門。然與游楊謝遊。而講於其說。其自得之奧。在於春秋。被遇明時。執經入侍。正大之論。竦動當世。所以扶三綱。明大義。抑邪說。正人心。亦可謂有功於斯文矣。

愚按文定以身任綱常名教之重。出處進退。實足關世道。隆替國勢。安危南渡以來。歸然人材之冠。

冕○者○也○平○生○表○章○麟○經○潛○心○疏○傳○發○明○宣○父○之○旨○  
以○嘉○惠○來○茲○而○於○陰○陽○內○外○之○界○是○非○邪○正○之○關○  
辨○之○不○遺○餘○力○焉○嗚○乎○可○謂○勇○矣○其○論○程○學○疏○有○  
曰○孔○孟○之○道○不○傳○久○矣○自○頤○兄○弟○始○發○明○之○然○後○  
知○其○可○學○而○至○今○使○學○者○師○孔○孟○而○禁○不○得○從○頤○  
學○是○入○室○而○不○由○戶○也○荅○贛○川○曾○幾○書○有○曰○釋○氏○  
雖○有○了○心○之○說○然○知○其○未○了○者○爲○其○不○先○窮○理○反○  
以○理○爲○障○而○於○用○處○不○復○究○竟○也○故○其○說○流○遁○莫○  
可○致○詰○接○物○應○事○顛○倒○差○繆○不○堪○點○檢○聖○門○之○學○

則以致知爲始窮理爲要知至理得不迷本心如  
日方中萬象畢見則不疑所行而內外合也故自  
修身至於天下國家無所處而不當矣來書謂克  
良知良能而至於盡與宗門要妙兩不相妨何必  
舍彼而取此夫良知良能愛親敬長之本心也儒  
者則擴而克之達於天下釋氏則以爲前塵爲妄  
想批根拔本而殄滅之正相反也而以爲不相妨  
何哉觀疏與書之言文定之於斯道殆所謂較然  
不惑卓然不易者也嗚乎若文定者雖與孟軻韓



愈○比○烈○可○矣○

學統卷之二十二終

學統

卷之二十二

異統

十

學統卷之二十三

孝昌熊賜履敬修甫編

翼統

楊龜山先生

先生姓楊名時字中立南劔將樂人幼穎悟能屬文稍長潛心經史熙寧九年中進士第時河南程明道與其弟伊川講孔孟絕學於熙豐之際河洛之士翕然師之先生調官不赴以師禮見明道於頴昌相得甚歡其歸也明道目送之曰吾道南矣越四年而朔

道卒先生聞之設位哭寢門而以書赴告同學者至是又見伊川於洛時年已四十矣一日伊川偶與坐先生與游定夫侍立不去伊川旣覺則門外雪深一尺矣關西張橫渠嘗著西銘二程深推服之先生疑其近於兼愛與伊川辨論往復聞理一分殊之說始豁然無疑杜門不仕者十年久之慙知瀏陽餘杭蕭山三縣皆有惠政民思之不忘張舜民在諫垣薦之得荊州教授先生安於州縣未嘗求聞達而德望日重四方之士不遠千里從之遊號曰龜山先生先生

年幾七十時天下多故有言於時宰者以爲時事至此宜引舊德老成置諸左右庶幾猶可及時宰是之會。有使高麗者國王問龜山安在使回以聞召爲秘書郎遷著作郎及面對奏曰堯舜曰允執厥中孟子曰湯執中洪範曰皇建其有極歷世聖人由斯道也熙寧之初大臣文六藝之言以行其私祖宗之法紛更殆盡元祐繼之盡復祖宗之舊熙寧之法一切廢革至紹聖崇寧抑又甚焉自是分爲二黨縉紳之禍至今未殄臣願明詔有司條具祖宗之法著爲綱目

有宜於今者。舉而行之。當損益者。損益之。元祐熙寧。姑置勿問。一趨於中而已。時朝廷方圖燕雲。虛內地。外。先生遂陳時政之弊。且謂燕雲之師。宜退守內地。以省轉輸之勞。募邊民爲弓弩手。以殺常勝軍之勢。又言都城居四達之衝。無高山巨浸以爲阻衛。士人懷異心。緩急不可倚仗。執政不能用。登對力陳君臣警戒。正在無虞之時。乞爲宜和會計錄。以周天下財物出入之數。徽宗首肯之。除邇英殿說書。聞金人入攻。謂執政曰。今日事勢如積薪。已然當自奮勵。以滅

動觀聽若示以怯懦之形。委靡不振。則事去矣。昔汲黯在朝。淮南寢謀。論黯之才。未必能過公孫宏輩也。特其直氣。可以鎮壓奸雄之心。爾朝廷威望弗振。使奸雄一以宏輩視之。則無復可爲也。要害之地。當嚴爲守備。比至都城。尚何及哉。近邊州軍。宜堅壁清野。勿與之戰。使之自困。若攻戰畧地。當遣援兵。追襲使之腹背受敵。則可以制勝矣。且謂今日之事。當以收人心爲先。人心不附。雖有高城深池。堅甲利兵。不足恃也。免夫之役。毒被海內。京城聚斂。東南花石。其害

尤甚前此蓋嘗罷之詔墨未乾而花石供奉之舟  
銜尾矣今雖復申前令而禍根不除人誰信之欲致  
人和去此三者正今日之急務也金人圍京城勤王  
之兵四集而莫相統一先生言唐九節度之師不立  
統帥雖李郭猶不免敗衄今諸路烏合之衆臣謂當  
立統帥一號令示紀律而後士卒始用命又言童貫  
爲三路大帥敵人侵疆棄軍而歸拏戮之有餘罪胡  
廷置之不問故梁方平何灌皆相繼而遁宜正典刑  
以爲臣子不忠之戒童貫握兵二十餘年覆軍殺將

馴至今日。比聞防城仍用闖人覆車之轍。不可復蹈。疏上除諫議大夫兼侍講。敵兵初退。議者欲割三鎮以講和。先生極言其不可。曰。河朔爲朝廷重地。而三鎮又河朔之要藩也。自周世宗迄太祖太宗百戰而後得之。一旦棄之北庭。使敵騎疾驅貫吾腹心。不數日可至京城。今聞三鎮之民以死拒之。三鎮拒其前。吾以重兵躡其後。尚可爲也。若种師道。劉光世。皆一時名將。始至而未用。乞召問方略。疏上。欽宗詔出師。而議者多持兩端。先生抗疏曰。聞金人駐磁相。破太



名。劫。擄。驅。掠。無。有。紀。極。誓。墨。未。乾。而。背。不。旋。踵。吾。將。欲。專。守。和。議。不。可。得。也。夫。越。數。千。里。之。遠。犯。人。國。都。危。道。也。彼。見。勤。王。之。師。四。面。而。集。亦。懼。而。歸。非。愛。我。而。不。攻。朝。廷。割。三。鎮。三。十。州。之。地。與。之。是。欲。助。寇。而。自。攻。也。聞。肅。王。初。與。之。約。及。河。而。返。今。挾。之。以。往。此。敗。盟。之。大。者。竊。謂。朝。廷。宜。以。肅。王。爲。問。責。其。敗。盟。必。得。肅。王。而。後。已。時。太。原。圍。閉。數。月。而。姚。古。擁。兵。逗。留。不。進。先。生。上。疏。乞。誅。古。以。肅。軍。政。拔。偏。裨。之。可。將。者。代。之。不。報。李。綱。之。罷。太。學。生。陳。東。等。伏。闕。上。書。乞。留。

綱與种師道軍民集者數十萬。朝廷欲防禁之。吳敦  
乞用先生以靖太學。先生得召對。言諸生伏闕紛紛。  
忠於朝廷。非有他意。但擇老成有行誼者爲之長貳。  
則將自定。欽宗曰。無逾於卿。遂以先生兼國子祭酒。  
先生首言三省政事所出。六曹分治。各有攸司。今乃  
別辟官屬。新進少年。未必賢於六曹長貳。又言蔡京  
用事二十餘年。蠹國害民。幾危宗社。人所切齒。而論  
其罪者。莫知其所本也。蓋京以繼述神宗爲名。實挾  
王安石以圖身利。故推尊安石。加以王爵。配饗孔子。

廟庭今日之禍實安石有以啓之謹按安石扶管商  
之術飾六藝以文姦言變亂祖宗法度當時司馬光  
已言其爲害當見於數十年之後今日之事若合符  
契其著爲邪說以塗學者耳目而故壞其心術者不  
可縷數姑卽一二事明之昔神宗嘗稱美漢文惜百  
金以罷露臺安石乃言陛下若能以堯舜之道治天  
下雖竭天下以自奉不爲過守財之言非正理曾不  
知堯舜茅茨土階禹曰克儉於家則竭天下以自奉  
者必非堯舜之道其後王黼以應奉花石之事竭天

下○之○力○號○爲○享○上○實○安○石○有○以○倡○之○也○其○釋○鳧○鷖○疇○成○之○詩○於○末○章○則○謂○以○道○守○成○者○役○使○群○衆○泰○而○不○爲○驕○宰○制○萬○物○費○而○不○爲○侈○孰○弊○弊○然○以○愛○爲○事○詩○之○所○言○正○謂○能○持○盈○則○神○祇○祖○考○安○樂○之○而○無○後○艱○爾○自○古○釋○之○未○有○泰○而○不○爲○驕○費○而○不○爲○侈○之○說○也○安○石○獨○倡○爲○此○說○以○啓○人○主○之○侈○心○後○蔡○京○輩○輕○費○妄○用○以○侈○靡○爲○事○安○石○邪○說○之○害○如○此○伏○望○追○奪○王○爵○明○詔○中○外○毀○去○配○享○之○像○使○邪○說○淫○詞○不○爲○學○者○之○惑○疏○上○安○石○遂○降○從○祀○之○列○而○士○之○習○王○氏○學○取

科第者已數十年不復知其非忽聞以爲邪說議論紛然諫官馮澥力主王氏上疏詆先生會學官中有紛爭者有旨學官並罷先生亦罷祭酒先生又言元祐黨籍中惟司馬光一人獨褒顯而未及呂公著韓維范純仁呂大防安燾輩建中初言官陳瓘已褒贈而未及鄒浩於是元祐諸臣皆次第牽復尋四上章乞罷諫省除給事中辭乞致仕除徽猷閣直學士提舉嵩山崇福宮先生力辭直學士之命改除徽猷閣待制奉祠如故陛辭猶上書乞選將練兵爲戢守之

備。高宗卽位。除工部侍郎。陛對言。自古聖賢之君。未  
有。不。以。典。學。爲。務。除兼侍讀。請修建炎會計錄。恤勤  
王之兵。寬假言者。連章丐外。以龍圖閣直學士提舉  
杭州洞霄宮。已而告老。以本官致仕。優游林泉。以著  
書講學爲事。卒年八十三。謚文靖。先生天資夷曠。濟  
以問學。充養有道德器早成。積於中者純粹而宏深。  
見於外者簡易而平澹。閒居和樂。色笑可親。臨事裁  
處。不動聲氣。與之遊者。雖群居終日。嗒然不語。飲人  
以和。而鄙薄之態。自不形也。推本孟子性善之說。發

明中庸大學之道有欲知方者爲指其攸趣無所經也。在東郡所交皆天下士。先達陳瓘、鄒浩皆以師禮事先生。暨渡江東南學者推先生爲程氏正宗。與胡文定往來講論尤多。胡五峯、羅仲素皆其弟子。凡紹興初崇尚元祐學術而朱文公、張宣公之學得程氏之正。其源委脈絡皆出於先生。先生浮沉州縣四十有七年。晚居諫省僅九十日。凡所論列皆切於世道。而其大者則闢王氏排和議論三鎮不可棄云。著有《三經義辨》、《龜山語錄》、《文集》、《行世明》、《宏治中》、《追封將樂》。

伯從祀孔子廟庭。嘉靖中祀稱先儒。楊子子勉力學通經亦常師伊川云。

程子曰楊時煞穎悟。

又曰楊時於新學極精。今日一有所問能盡知其短而持之。介甫之學大抵支離。某嘗與楊時讀了數篇。其後盡能推類以通之。

上蔡謝氏曰昔在二程先生門下明道最愛中立。伊川最愛定夫。觀二人氣象亦相似。

武夷胡氏曰自孟子歿遺經僅在。而聖學不傳。所謂



見而知之與聞而知之者世無其人則有西方之傑  
窺見間隙遂入中口舉世傾動靡然從之於是人皆  
失其本心莫知所止而天理滅矣宋嘉祐中河南  
程先生得孟子不傳之學於遺經以倡天下而升堂  
視與號稱高弟在南方則龜山楊中立是也

又曰楊公造養深遠燭理甚明混迹同塵知之者鮮  
行年八十志氣未衰精力少年殆不能及朝廷方務  
意儒學日新聖德延禮此老置之經席朝夕咨訪裨  
補必多至於裁決危疑經理世務若以照數計而

卜也

陳氏淵曰。謝顯道爲人誠實。但聰悟不及楊先生。又曰。伊川自涪歸。見學者凋落。多從佛學。獨先生與謝丈不變。因歎曰。學者皆流於口口矣。惟有楊謝二君長進。

呂氏本中曰。龜山天資仁厚。寬大能容物。又不見其涯涘。不爲崖異絕俗之行。以求世俗名譽。與人交終始如一。熙寧中。旣舉進士。得官。聞河南兩程先生之道。卽往從學。旣歸。閑居累年。沉浸經書。推廣師說。窮

探力索務極其趣涵蓄廣大而不敢輕自肆也本出  
嘗聞於先輩長者以爲明道先生溫然純粹終身無  
疾言遽色先生實似之

朱子曰龜山天資高朴實簡易然所見一定更不須  
窮究某嘗謂這般人皆是天資出人非假學力

又曰伊川之門龜山最老其所得亦深

問龜山當時何意出來朱子曰苟可以少行其道龜  
山之志也據當時事勢亦無可爲者不知有大聖賢  
之才如何爾

又曰龜山此行固是有病。但只後人又何曾夢到他地位。在惟胡文定以柳下惠援而止之。而止比之。極好。

又曰龜山之出人多議之。惟胡文定之言曰。當時若能聽用。決須救得一半。此語最公。

南軒張氏曰。龜山天資粹美。矯厲之工少。而涵養之功多。

高景逸曰。龜山曰。天理卽所謂命。知命只事事循天理而已。言命者。惟此語最盡。

又曰楊龜山先生致知格物蓋言致知當極盡物理也。理有不盡則天下之物皆足以亂吾之知。斯於意誠心正遠矣。此程門格物的傳也。

愚按龜山晚年一出當時頗不滿人意。然胡文定論之甚公。朱子深有取焉。斯固未足爲龜山病也。卽其建白罷荆公配享燬新經板籍一二事。不謂非有功於斯道者矣。正學一綫得閩中諸大儒而始昌。迺厥淵源實自龜山首開之。然則龜山之功亦豈在子與氏下哉。